

# 失足與起步

## 門外的告白

紐約西城五十八街二〇〇號十三樓。克勞拉·崔爾工作室。是三月，大雪紛飛的三月。從窗口望出去，白蒼蒼的雪無邊飄落，到了地上遭汽車輾過就變成醬黑的泥水，飛濺到路旁。人行道上示範著美國的自由民主：根植在雪堆裡的陳年垃圾，日日定時出現的狗屎。沿著垃圾朝南行，鄰街是卡內基音樂廳，長笛大師郎帕今夜演奏。往北走，兩分鐘就進了中央公園。張牙舞爪的大樹穿上白制服守候著中央公園治安最好的季節。再往北走，六十五街林肯中心。入晚時分，燈火映亮階前白雪，大廳裡舞者花蝴蝶地躍進飛出，慷慨揮霍汗水，精力和青春……

然而，從窗口只見無邊白雪密密落下，克勞拉·崔爾工作室的訪客也沒心情憑窗觀雪。滿頭銀髮的崔爾小姐天天仔細描好眼線，塗好唇膏，綻出白皓皓的假牙問你：「今天感覺如何，甜心。」崔爾小姐嚴禁訪客在廊道上逗留，要坐要等，到更衣室去。「我不要這個地方看起來像醫院！」用心良苦，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工作室只是個好聽的名字，復健中心才是真正的內容，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是病號——死不了，卻不十分活著，洗手間牆上，有人龍飛鳳舞大聲宣布：「To live is to DANCE!」

「甜心」之後，舞者出身的克勞拉請你上床。機器床。床板下安著彈簧條，頭頂橫著鐵桿。崔爾小姐依病情指導你做機械操。正確的姿勢，以正確的力度使用正確的肌肉，一絲不苟。如果她要你做五次，你做了六回，你就有幸領教著名的「崔爾雷霆」。「多做一次，你就晚一天好。傷上加傷，你有種！」不論罪情輕重，結論是公式化的「你回家去，不要再來，你煩死我了！」那些在舞台上生龍活虎的舞者，到了克勞拉工作室，通通變成幼稚園大班。

呼吸、拉脊椎、踩踏板、仰臥起坐、腳腕舉重……披枷戴鎖，把各種花招輪番做完，崔爾小姐滿意地誇你有進步，「明天見，甜心。」你就可以大赦到更衣室去。更衣室是小小的俱樂部，各大舞團都派有代表。小龍套與熠熠紅星都是一條船上的人。大家同病相憐、彼此打氣。如果你是初來乍到，大家就關心地问起：「哪裡壞了？」「怎麼發生的？」

《紐約時報》宣稱，職業舞者十個九個身上有毛病。美國芭蕾舞劇團的通疾是背疾，由於長時間在古典舞劇中一動不動地擺姿勢，當天鵝或仙女。葛蘭姆技巧容易導致脊椎與膝蓋的傷害，由於縮腹與地板動作。紐約市立芭蕾的毛病發作在腿

部肌肉，因為巴蘭欽要求奔馬的速度……那些笑嘻嘻旋來轉去的人兒，嚴格來說，都應回家休息。

《時報》記者心照不宣的是，舞者最無法忍受的莫過於「回家休息」。舞者所以成為舞者的首要條件便是能夠忍受——不，能夠喜歡——不，能夠獻身那日復一日的動作訓練。有規律的訓練使你自如舞動，代價卻是昂貴的：你失去了做普通人的自由。兩三天不上課，筋骨不適倒在其次，心理的不安與罪惡感則揮之不去。紐約職業舞者每年平均演出兩百多場。辛苦的上課、排練、演出，使人人渴望休假。真正放假了，大多數人度假的重心都是找個好老師上課去！舞者真正的假期只有兩種：退休或受傷。

畫家揮使毫筆，音樂家駕御樂器，舞者的表達工具則是他的身體。欲善其事，必利其器。長期處在繁複高速的運動狀態下，隨時嘗試不可能的動作，脆弱的血肉之軀傷損的機會極大。男性舞者在動量的舞步之外，還得是個舉重健將；如果舞伴體重四十五公斤，一支舞下來，上千公斤的負荷，又增加受傷的可能性。避免受傷最好的辦法依然是——天天上課，使身體永遠保持良好的狀態。有了小毛病，最好趕快處理。大部分小毛病，你不去管它，或根本沒察覺，日積月累真正發作受傷，舞者便得被迫休假。市立芭蕾舞首席男舞星愛德華·維葉拉受傷後檢查，發現全身骨骼有十九處碎裂，全是舊創，而他竟不知不覺地跳了許多年！

在這種情況下，紐約職業舞者多有三個幕後人士把他們調理起來，讓他們繼續上台發光發熱——醫生、復健專家、特別按摩師。

如果你是「休假」的舞者，如果你剛好在紐約，「街角上問一問」，很快地，入境問俗，你也有了三位監護人。

羅思密大夫也住五十八街，診所掛滿了大明星簽名致謝的照片。他動動你的腿，「嗯，很好的 Turn out!」把腳拉直，「嗯，彈性不錯，跳得很高吧！」扭扭肌肉，「很晚才學舞吧？二十二？二十三？」幾張 X 光一照，他讚美了：「好了不起！你還上台表演啊？脊椎畸形發展，看到沒有？倒數第三塊，歪了一邊，缺了一角——不要緊，『大家』都這樣。大腿肌肉發展過度。左腿大筋扭傷，右腳小腿肚肌肉破裂——怎麼發生的？」

怎麼發生的？

九月十五日七點正，國父紀念館後台。妝化好了。暖身做過了，場子裡已有觀眾的談笑聲。半小時後，大幕必須打開——然而，開幕戲《紅線繩》的服裝尚未送

到。

這是《紅線繩》的首演。道具、面具已使舞者心頭沉重，而服裝尚未上身，上了台如何表演。舞者急成一團，你也急，繼續打電話催服裝公司，一面安慰舞者，李老闆一定送到，李老闆從不誤事！

李老闆是台灣舞蹈界最不可或缺的人士。雲門舞者的三圍，他倒背如流。「哪個人的第一雙舞鞋，第一套舞衣不是我做的？我看著她們長大的！」二十多年如一日，他研究芭蕾舞鞋的構造，如法炮製，廉價出售，他考證、發明民族舞蹈的服裝。台灣舞台上，乃至出國團體的舞衣十之八九都是他公司的出品。

對雲門，李老闆充滿複雜的感情。「你總是不按牌理出牌，專出怪招來煩我。民族舞蹈的衣服我一天做上百件，你的衣服三天只能做一件。你們又窮，做雲門舞衣，我賠時間賠工錢！」然而，李老闆歡迎挑戰。他說有些衣服是生意，有些是作品；做得不滿意，他說我們重來。

於是李老闆等了三週的太陽，趕個大晴天，在巷子裡鋪起報紙，剪裁《寒食》的大袍子。《孔雀東南飛》起飛前夕，發現劉蘭芝的服裝不如理想，他拖著疲憊的身子陪你半夜敲開鴻翔的大門，重新選了布料，連夜趕工。《紅線繩》的設計與衣料擱了半個月，因為幾千件民族舞蹈比賽的衣服急待打發，才能再去煩奇形怪狀的月下老人戲服。他紅著幾夜未閤的眼睛打揖抱歉，你也打揖拜託！一定誤不了。然而，觀眾到了，衣服還未見影子。

開幕前二十分鐘，只剩半口氣的李老闆帶著兩個裁縫趕到。可是，我的天，忙中有錯、尺寸不對，跟設計也有出入，舞者們幾乎要哭了。「別急，別急，改改就好。」你哄著哄著，拿起針線大家動手改。舞台監督在叫：「還有十分鐘。」

雲門舞集破天荒晚了五分鐘開幕。舞者們強自鎮定，差強人意地把舞跳完，你一邊做暖身運動，眼睛卻不由自主地往台上瞄。及至掌聲起時，才大夢初醒地意識到該自己上場了。

冷靜。冷靜。你果然冷靜下來，你聽到大幕咯咯升起、停了。你深吸口氣，隨著耳熟的《盲》的笛聲，向漆黑的舞台衝出。燈光下，你急翻身、落地，觀眾發出預期的驚歎，你往前爬，拍響地板，你跪轉，你由蹲坐往上騰躍，你應該雙足落地，但右腳搶了先，你感覺到，你知道終於發生了，舞者最大的恐懼，你感覺到，碎裂，無聲無息。觀眾席悄然如常，靜靜地張著五千隻眼睛，頭上一盞盞冷青的燈光，你出冷汗、你軟腳、小腿肚腫脹、鉛重起來，整個人往地底沉下去——你聽到音樂繼續流著，你咬著牙繼續往前舞動……《盲》的音樂到了尾聲，大家站

在台中心，高舉雙手向空中伸去，伸去，你看到頂燈一點點，一點點暗下來……

下半場的《哪吒》，只好取消，以《白蛇傳》替代。舞者改裝上台，一番忙亂之後，化妝室只剩你一人，和腫了一倍大的小腿，以及心頭的悔恨。午夜闖進醫生家。針灸。第二天，再針灸，疊下多了一副柺杖。寸步難行，但時候到了，你扔下柺杖，笑嘻嘻地上台。戲，必須演下去，還有三場……

如何發生？如何？羅思密大夫殷殷問詢。可是，羅思密大夫不知台灣何在，不諳台灣的舞蹈氣候，不曉得在台灣想要有專業水準的舞蹈，就必須先兼任許多副業。練舞教舞編舞之餘，你必須東奔西跑把音樂、美工的人才集合起來，必須動口動筆告訴人跳舞是件正經事。雲門之外，你必須教書，否則下個月房租就有問題。你必須到文化學院教舞，因為未來中國舞蹈的希望似乎就在那裡。華崗冬天苦寒，你教著教著，忍不住站起來示範，脊椎抗議了……如何發生？你只知幕起了，戲就得演下去；一旦開始，只有勇往直前，肉體罷工時，精神將它喚醒；等到你不得不停步自問如何發生，一切已經結束了。而這一切離落雪的三月天，離五十八街暖氣如春的診所太遙遠，你只能簡單報告：意外。大夫解人地笑了：「不要緊，我會還你一個新的身體。」頓時身價百倍了：第一份帳單高達一百二十五美元。大夫自然不知道台灣的舞者沒有專業劇場，沒有藝術經紀人之外，也沒有保險。

羅思密大夫把你介紹給崔爾小姐。崔爾小姐要你去找推拿專家李格南。

舞蹈是李格南先生年輕時代的志趣。如今，六五高齡仍每週三次上芭蕾舞課，增加對病人的瞭解。他深信「病由心起」，瞭解了肌肉骨骼還不夠，他花時間跟你對談。忽然，你有了一位毛遂自薦的心理分析家！

也許因為在日本住過多年，李格南先生的公寓塞滿了東方古董，說起話來也不同凡響。手上使勁按摩，嘴巴滔滔不絕：「年輕人的虛榮，野心大，總不肯認命，不懂照顧自己……那些美國孩子不識好歹，虛擲青春，糟蹋自己，你這個中國人怎麼跟他們學？你們莊子先生怎麼說的？唉呀呀，這條筋怎麼沒有反應？」

閉上嘴，專心摸索，找到兩個你自己也不曉得的肌肉疙瘩。他用心對付起來，等到那條筋有反應時，你早已痛出兩行淚水。

「知道疼痛總是好的，」李格南先生機會教育：「任性是要付出代價的。身子不是木頭做的，要聽聽你的肌肉說些什麼。」

一回生二回熟，他開始身家調查。躺著沒事，你也對答如流。於是，「你的毛病出在頭部。想得太多！瞧，脖子硬得需要一根鐵鎚！放鬆！……寫寫小說不是很好嗎？怎麼走上這條路？」你愣住了。冷不防，屁股挨了一巴掌：「你又在想什麼？放鬆！放鬆！……」

怎麼走上這條路？

五歲那年看《紅菱艷》中了邪開始跳起來？十五歲在台中體育館看荷西·李蒙把手伸得高高演出《奧塞羅》，發憤要當個舞者？二十三歲在葛蘭姆學校流汗挨罵，才決心做出一番事業給那個日本老師看？不錯，台灣應該有個舞團。你希望促成這件事。台北的舞者應該很多，學文學耍筆桿的你最多只能寫文章舞評，做個搖旗吶喊的小兵吧，這樣想著，你回國，回去教書。

真正的開始是回國的第三天。

中央社范大龍先生帶了一群新朋友來訪。李泰祥、許博允、徐進良、陳學同，以及一位沉默的女孩。因為初次見面，所有的話題彷彿都插不了嘴。倒茶送水之餘，只聽到許多台北藝術界的近況與苦悶。大家要求徐進良放他的《大寂之劍》，徐進良執意不肯。吵吵說說兩小時，那位不大說話的女孩子叫起來了：「你們這些男生無聊透了！」說著說著，氣沖沖奪門而去。這一去去得很遠——非洲。四年後重逢時，她有了一個新名字——三毛。

那夜聚會的結果是：文化學院畢業的陳學同向他系主任高棧先生報告。於是高先生請吃飯。「至少應該到華崗跟同學們談談，讓她們知道美國舞蹈界的近況，」高主任說得很客氣。上了華崗，就下不來了。何惠楨、鄭淑姬這些要強、好學的少年舞者使你覺得有責任把你所知道的那一點點教給她們。

殷允芃找你到美新處演講。你躊躇一下，她激將了：「在美國叫著要回來做事。回來了，連說說話也縮頭縮腦！」聽眾把美新處擠得滿滿。那一張張熱情的年輕的臉是一份力量。你激動了。你想起芝加哥大雪中參加釣魚台遊行的另一群青年朋友……要中國強，中國進步，每種工作都應有人去把它做好。要求別人，不如反求諸己。能做多少，就做多少吧。

從美新處回家，午夜裡接到俞大綱先生的電話。「林先生，」他叫你林先生！「內人和我明天晚上要到文藝中心看戲，剛好多了張票，你能不能陪我們去？」你對京劇一竅不通，只覺得吵鬧的鑼鼓，尖銳的假嗓令人神經衰弱，但是你去了，由於對俞先生的敬畏，由於俞先生聲音裡的誠懇。這以後，俞先生看戲總是剛好多一張票。在戲院裡，你正襟危坐。是俞先生精闢的解說逐漸拂平你的排斥，使你

一步步親近了京劇迷人的世界。

李泰祥、陳學同先後赴美。許博允衝勁十足地提議合作。由吳靜吉執導，你編舞，他和溫隆信寫曲，做「多元媒體」的演出。告貸無門。每人斥資六千元做為基金。許博允寫出《中國戲曲的冥想》，溫隆信作了《眠》以及另一首現代樂。錄完音樂，基金所剩無幾，而演出日期近在眉睫，舞是編不出來了，「多元媒體」宣告流產。舞者與音樂家共同擁有三卷錄音帶。吳靜吉成為出錢出力的藝術贊助人。

然後是史惟亮先生。在「中國現代樂府」的總題下，省交響樂團主辦了中國作曲家與舞者的演出。每個人驚喜地發現中山堂坐滿了心存鼓勵的觀眾。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。

就這樣，你在初初回國的「高熱」狀況下，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地步上雲門之路。

「跳舞不是你唯一的出路，既然要幹，就得全力以赴，台灣不必多一個玩票的舞者，你希望雲門能讓自己驕傲，讓社會振奮。」然而，躺在床上架構空中樓閣，下筆千言暢述理想，甚至站在眾人之前高聲疾呼是容易的。真正「起而行」，你才知道羅馬不是一天造成。把自己風雨無阻地天天帶到練舞所就是一項挑戰。要求舞者把腿拉直、拿高對你和舞者都是毅力與耐心的考驗。今天拉直了，明天不一定直，今天拿高了，明天必須拿得更高。絞盡腦汁，找材料，構思新作，請作曲家寫曲，找音樂家把曲子演奏出來。然後你才能一小節、一小節地把舞編出來。編好了，練了再練，練到舞者開始恨你的時候，一個作品才略略成形。然後是服裝、道具、燈光、場地、票務……由於劇場尚未專業化，一切必須自己摸索解決。一場演出往往是一年，或者兩三年的血汗。一季演出結束，痛定思痛，往往兩種念頭一齊襲上心頭：「下次不幹了！」以及「下次要演什麼？」外國編舞家一年只有一兩個新作。在台灣，由於劇院少，觀眾固定而有限，每次演出勢必推陳出新，於是你像機器一樣每年編作三四個，乃至五六個作品，而你依然渴望新的不同於舊的，新的比舊的更上層樓……

即使不演出，工作一樣持續著。即使不工作，坐在家裡，也得吃飯。每到月底，義務處理帳務的王連枝就會來找你，下週發薪，還差一點。她伸出兩根指頭。「兩千？」她搖搖頭：「兩萬！」舞者們大都離家在外，沒有家人的照顧，甚至沒有家人的祝福。凌晨兩點，吳興國打電話把你叫醒：「林老師，我胃痛得不得了。」你披衣外出，接了他敲開醫院的大門。七點半，你趕交通車到政大上課。短短的時間裡，你由背包包遊歐洲的學生變成一個老師，變成舞團的負責人，你被強迫長大。

屁股又挨了一巴掌。「放鬆！放鬆！你不放鬆，傷好了，還會再受傷。」李格南

的聲音裡忽然有老奶奶的哀求。看著他在髮下滿額汗珠，你感到抱歉。把你調理好，是他給自己的挑戰。你明白什麼是挑戰。你渴望放鬆，但雲門五年，面對挑戰之餘，你已被訓練得不知冷熱，不知疼痛。肉體承擔著一切壓力，你閉起眼不去看它。戲，必須演下去。初習舞蹈之時，你花時間把成形固定的筋骨撕開重組，驅策身體去做它原做不到的事。回國之後，無人一旁修正指導，你以意志繼續驅策疲憊的肢體去舞動。每當混亂結束，一切就緒，只待幕起之時，你已筋疲力竭。你憎恨上台。即使盡了全力，個人的演出總是不如理想。散場之後，你往往由後台跳窗而去，怕見舞台入口等待的觀眾朋友。回到家，你就得收起感傷與悔恨，強迫自己睡覺：明天還有許多工作。承受無數人的關切與協助，雲門是一輛不許拋錨的火車。

你想下車。一九七五年秋天，兩度出國公演之後，你決定下車。你感到自己的不足，你累了，你編不出新舞，你不想編，你找不到錢。你宣布解散，關起門來，一個人喝酒，你彷彿知道什麼是精神崩潰……

然而，舞者們一個個回來了。午夜裡，俞大綱先生來電話找你去談話。「如果京劇一定要僵化，消逝，我絕不惋惜。可是，雲門是一個新的開始。不能剛開始就放棄。剛開始不順利，不成熟是必然的，你還年輕，只要堅持下去，吃再大的苦頭，總會看得到它成熟，總會得到安慰。我年紀一大把，看不到那一天了，但是我還是願意盡我的力量來鼓舞你們……你不許關門！」

一個冬天的夜晚，你在電視公司遇到蔡瑞月先生。錄影八點開始，她七點就到，仔細化妝，耐心等待，等到十二點才上鏡頭，錄完影已是凌晨一點半。望著那靜坐的身影，你想起幼年在《學友雜誌》讀到有關於她的介紹。你第一次知道，《紅菱艷》之外，中國人也跳舞。中學時代看她的表演會，你第一次知道，中國男孩子也可以跳舞。三十年前，舞蹈環境還比今天惡劣，三十年的舞蹈生涯，一路是何等的風景！蔡先生卻沉住氣訓練了一代又一代的舞者。三十年後，她依然充滿敬業精神地把頭抬得高高，靜靜等待上場。你忍不住上前傾訴你的敬意與感動。你說：「如果沒有蔡先生這樣的舞蹈老師，今天不會有年輕一代的舞者，不會有雲門舞集。」蔡瑞月先生顯然吃了一驚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後，很簡單、很誠懇，也很肯定地答道：「還是會有的，只是會慢一點。」

一夜不眠之後，你去拜訪僅有一面之緣的葉公超先生。葉先生在五分鐘內答應出面召集雲門的基金會。雲門終於有了一筆為數不大卻足以解饑救急的周轉金。史惟亮先生也雪中送炭地重寫了《小鼓手》。前年春天，雲門東山再起，與小大鵬在藝術館攜手演出。《小鼓手》為雲門開拓了《吳鳳》、《看海的日子》這片寬廣的大地。

去年春天，史惟亮先生病逝榮總。從醫院出來，你一路號啕。哭史先生的壯志未酬，也哭自己的脆弱無能。

五月初的清晨，你打電話給俞大綱先生，請教一些唐詩的問題。辦公室接電話的小姐，慌亂地，語無倫次地答道：「你要找俞先生，到台大醫院太平間，快去！」這一回，你哭不出來了，只告訴自己，要長大，要成熟，要肩負責任。

你感到肩膀的緊張。身體屢次抗議，你停不下來。半夜裡，鄰家電話鈴鈴作響，你翻被坐起，朦朧間以為俞先生打電話找你。冷靜冷靜，你要停下來，冷靜想一想。你不能想，明天一早有幾個電話要打，要上政大，去雲門，要見裁縫，要……你不必強迫自己，一下子又睡著了。你甚至在排舞時昏睡過去，舞者擰小了音樂，把舞繼續跳下去。你掙扎著醒來。你掙扎往前走，掙扎往上騰躍。落地時，你終於感覺到了，你聽到勉力撐持的一切在剎那間無聲無息地碎裂了。

你不能原諒自己。

小腿肌肉破裂。大家聽了，臉色為之大變。有人建議開刀，紀政就是開刀好的。但紀政退休了。你繼續針灸，半個月後，丟開柺杖，上飛機到加州去。休息了一陣子，你拿繃帶紮起傷腿，開始上課。舊傷未癒，十二月初，你扭傷了左腿大筋。奔馳於高速公路尋訪醫生之餘，你安靜地躺在床上，安靜地望著窗外黃葉一片片飄落。南加州的陽光從未如此黯淡。

「任性是要付出代價的，」李格南先生如是說。

大雪紛飛的三月天，你走在中央公園白皚皚的小徑。你呼吸著冷冽的空氣，慢慢往前走。六年前春天興匆匆騎腳踏車穿過公園趕到葛蘭姆學校上課，恍然是隔世的舊事。你慢慢地走，慢慢有了回憶……

有天晚上，課上到一半，停電了。大家翻箱倒篋找出蠟燭，把舞繼續跳下去，影子隨著燭光搖晃了一室。許多晚上，樊曼儂耐心地為你分析舞曲的結構，甚至爬四層樓，上雲門幫你打拍子。舞者也幫你數「一、二、三、四——不對，老師你又打快了！」他們的舞齡比你大，懂得比你多，舞編了一半，你停下來，問他們某個動作應該怎麼做。是這樣，是這樣地一起摸索一起長大的。停電時，點起蠟燭、繼續跳。在台中中興堂漆黑的舞台上，雲門首度公演開幕前一分鐘，鄭淑姬忽然跑過來「請假」：「能不能等一下下，我要上一號！」你在國父紀念館受傷那夜，中場休息時，你問是否可以改節目。舞者們，驚恐著，慌亂著。卻一個個咬緊牙睜圓眼，毅然點頭，把戲繼續演下去。出國後，你在報上讀到他們獨立演出的消息；咬著牙，也許。你知道他們長大了，你也不再是六年前那個笑嘻嘻，沒



有「生活過」的大孩子。

你忘不了那個滿臉青春痘的孩子，胸口繡著「強恕中學」的字樣，在○南公車上，由人隙擠過來：「你是林先生嗎？雲門舞集為什麼要解散。我從來沒有看過舞蹈表演，我女朋友拖我去的！我喜歡《寒食》和《白蛇傳》……雲門解散了，我們要看什麼呢？」

你忘不了俞大綱先生說：「不要關門，你來，我講李義山給你調劑調劑。」俞先生按時上課，至於創作，他讓你獨立奮鬥：「你比我清楚。」你向姚一葦先生討救兵。「說說看，你打算怎麼做？」構想一，構想二，構想三……你不知該怎麼辦。姚先生吸口菸，耐煩地為你分析各種構想的利弊。演出後，他跟你開檢討會。還有聶光炎先生，無時不在的聶先生，在後台按著你的肩膀：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」朋友看你忙得團團轉，笑你是個碟仙。他不曉得碟仙是許多手帶著走的。師長、朋友、舞者、觀眾。每回演出，你覺得是個大家庭的定期聚會。

聽說雲門有份錄影帶，林肯中心表演藝術圖書館舞蹈部的負責人，費盡周折，找人連絡，要求觀賞。一路看，一路讚歎。看完了，她問什麼地方可以買到這份影集。「不能相信台灣有這樣的舞團！」你笑了，靜靜告訴她，這不是台灣唯一的舞團。從送票沒人看，到買不到票，台灣舞蹈界進步了。許多舞者的心血與汗水，無數觀眾的參與和鞭策。

許多人，許多事，太快，太多，太急。然而時代是如此的轟轟然，絕不等待。不趕不快是來不及了。匆匆六年過去了。六年了嗎？你在中央公園停步自問。回首處是一行清楚的足跡。冰天雪地裡，你不感到孤單，你不後悔。

冰天雪地裡，你學習忍耐，學習接受自己的不足與有限，練習彎曲與回彈。受傷使你冷靜，使你細思你由何處來，應往何處去；如果再度失足，你會自己爬起來，再往前走。

六年前回國第三天，尾隨許博允一行來訪的是另一位初識的朋友。因為跟任何人不熟，靜坐一旁翻閱書報。三毛一走，他也很快告辭。第二天，你收到他的信，微黃的宣紙上飛著瀟灑的毛筆字。一個月後，這位朋友飄然遠行。那封信卻跟你度過許多紛擾的時光，跟你走遍天涯。落雪的三月天，你在紐約的小房間，重新拂閱那兩張碎裂起縐的宣紙。

信是這樣寫的：

「今晚我從一位教授家的客廳跑到你家，由一個熱鬧跑到另一個熱鬧，所見的都是有熱情有抱負的人才，所聽所聞卻是不再新鮮的話題。我的客廳也曾是這樣一

個熱鬧的場所，倒茶送水之餘，我發現生命在這些話題間荒廢了，而所談論的問題卻都沒有解決……因為投緣，因為都是年輕人，我就不揣冒昧地向你吐出歸來不寧的心緒。希望你和你的朋友能夠在這些蕪亂的問題與坎坷的現實之間，以清明的眼光，冷靜的頭腦，腳踏實地地維繫共同理想的不墜……」

## 後記

親愛的朋友：

我很好。每天盡職地去接受物理治療，每夜盡職地上劇院看戲，觀舞。我檢討過去的作品，也構思新作，並且學習慢慢走路。

復活節的午後，我走到街角的小店。買了一根短短胖胖的木頭。看店的小姐是個紮雙辮的中國女孩子。她告訴我，她是滬江中學畢業的。她說，如果我每天給它一點點水，那塊木頭就會長出芽來，到了春天，我就會有幾片綠來點綴我客居的日子。到了春天，希望能夠審慎地踩出我的第一步。

無限的懷念與祝福

懷民

一九七八年三月 紐約旅次

原載於《中國時報》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五～二十六日